

● 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

〔俄罗斯卷〕

● 白天的星星

严永兴编选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秀寿荣
责任校对:文 岩
封面设计:朱 虹
版式设计:李 勤

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

· 俄罗斯卷 ·

白天的星星

严永兴 编选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40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875 印张 2 插页 357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30 001—45 000 册

ISBN 7-5004-1270-3/I · 136 定价:10.00 元

编者的话

1991年寒冬，白桦约我编选《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中的俄罗斯卷。我犹豫了一阵，还是答应了下来。犹豫的原因，除了手头有好几项工作需限期完成外，最主要的是苏联突然间解体，使原苏联的一切包括它的文学均已成为历史。在这种形势下来编这卷散文集，难度甚大。

我答应下来，首先是因为盛情难却。我与白桦最早是在1980年天津召开的第一次马列文论研讨会上结识的。当时，他在会上作了有关我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与现状的精彩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参加此会，纯粹是“拣漏”，张孟恢先生因病不能赴会，临时派我前往，只准带耳朵和笔，不能动口。但我忍不住在小组会上侃了一通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现状，居然被推荐到大会作了20分钟的发言。会后，我们常凑在一起，似有说不完的话。十几年的交往，深感他待人诚挚，办事认真，因此对他的邀请，我是不敢推辞的。

至于苏联的解体，我想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但有一点，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的更迭、制度的变化，甚至民族的兴亡，都不曾使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文化历史遗产得以消亡。苏联的解体，同样也可以说并不意味着苏联文化遗产的消亡。这遗产既包括十月革命后新生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亦包括在苏联文学发展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些著名文学家的作品。基于这种想法，我考虑倘若

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和实事求是的眼光，恰如其分和冷静客观地对既有过辉煌的一页、并对世界文学进程产生过深刻影响，也有过失误和缺陷的苏联文学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那么这次编选工作还是可以完成的。

而在具体的编选过程中，我遇到的，首先不是观点，而是方法上的问题。为这次编选，我收集借阅了许多种国内出版的外国散文集子，发现它们大多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所收原苏联作家的散文多选自散见于报刊中的译文，旧篇多，重复率高。如若这次编选，仍采用此法，倒是省心些，但效果不一定好。因此我决心抛弃走捷径的方法，重新遴选。二是面窄，所选作品以抒情散文居多。其实，现代散文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按《辞海》云：“现代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其特点是：通过对某些片断的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揭示其社会意义；篇幅一般不长，形式自由，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语言不受韵律的拘束；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发表议论，甚至三者兼有。散文本身按其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又可分为杂文、小品、随笔、报告文学等。”而《苏联百科词典》又进一步对“抒情散文”作了如是之说：“抒情叙事体裁的一种。这种散文中，居主导地位的是作者的‘我’，情节居次，语言典雅，热情洋溢。结构形式为书信体、日记体、自传体、游记、论说文等。”

因此，我想尽量多选些没有译介过的、形式多样的散文佳作介绍给读者。这方面有成就、造诣高的俄罗斯作家是很多的，但限于篇幅，我只选了20位作家的散文作品，其中包括以抒情散文名闻遐迩的普里什文、蒲宁、帕乌斯托夫斯基、别尔戈利茨、凯特林斯卡娅和卡扎科夫等文学大家。普里什文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的描绘大自然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四季变化等的抒情哲理散文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亦被国内译介得最多，许多佳作的同一种译文甚至被反复收辑在各种外国散文选中多达六七次。可惜普氏的散文以往摘译的居多，完整译出的较少。这次

我约请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戴际安先生全译了普氏的《一年四季》，我们将可领略到作家对大自然四季瞬息变化细致精确的观察和细腻抒情、富有哲理的描述。戴先生善译抒情散文，译文准确传神，而他对蒲宁的研究尤深，译有大量蒲氏的短篇和散文名篇。由于蒲宁在俄罗斯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诗歌、小说、散文俱佳，文笔严谨，语言隽永，不介绍甚为可惜，所以我征得戴兄同意，从他的旧译中选了三篇《秋》、《雾》、《静》献给读者。其他四位（其中两位女作家），亦属散文名家，各以自己的散文名著《金蔷薇》、《白天的星星》、《暮，窗，人》、《北方日记》享誉文坛。它们虽在内容和形式上或回忆、或自传，或谈创作等各不相同，风格上也或底蕴深沉，或质朴恬雅，或寓情于景等各有千秋，但都写得抒情感人，充满诗意。我请解放军外语学院石枕川教授和华东师大曹国维副教授选译了其中的精彩篇章，以飨读者。

本集还选有五位著名小说家、四位大诗人、一位戏剧家和两位文艺理论家的优秀散文作品。五位小说家是布尔加科夫、巴别尔、费定、卡达耶夫和纳博科夫。布尔加科夫和巴别尔都是文坛奇才，一个荒诞，一个冷峻，但荒诞和冷峻中都透出几多庄严和诙谐，他们的作品都没有离开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现实主义的沃土。两人都在十月革命后获得了创作上新的源泉，二三十年代都各领风骚达到自己文学创作的峰巅，但亦都命途多蹇，有过不幸的遭际和命运。武汉大学姜力教授所译的《回忆……》和老翻译家非琴所译的《开始》，一篇属回忆录，一篇属自传，寥寥数千字，描述了各自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和片断，但写得极具特色，读者既可从了解他们当时的境遇和感受，亦可鉴赏他们别具一格的散文风格。

费定和卡达耶夫同为俄罗斯文坛宿将，前者40年代以《早年的欢乐》和《不平凡的夏天》蜚声文坛，60年代专事散文创作，发表有论艺术创作、苏联文学和国内外作家等许多短小精悍、颇具

见地的文章。后结集为《作家·时代·艺术》一书出版，引起激烈争论和反响。本集选译了几篇论果戈理、契诃夫、歌德的文论介绍给读者。卡达耶夫 40 年代以写《团的儿子》等战争小说著称于世，古稀之年后风格突变，以时空颠倒、联想结构等手法回忆往事，抒发情感，令世人注目。石教授选译的《熟睡的人》即为此类名篇之一。这是篇很精致的散文，整篇作品弥漫着似梦非梦、亦真亦幻的氛围。作家通过对革命前小城生活的回忆，描绘出那个时期青年人得过且过、醉生梦死的精神状态。此外，石教授这次还特地为本集选译了纳博科夫的几篇鲜为人知的散文佳作。纳博科夫 1940 年移居美国、1945 年入美国籍后，人们一直把他当美国作家。然而，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生于圣彼得堡，祖父曾任沙皇的司法大臣，1919 年随家人侨居欧洲后，直至 1941 年开始用英文写作，其间 20 余年一直以俄文从事文学创作，并获盛誉。因此，我把这时期纳博科夫以“西林”为笔名用俄文创作的这几篇格调新奇、用词精美典雅、极富特色的散文作品亦收入了本集。

四位大诗人是勃洛克、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他们都以自己独树一帜的超一流诗篇，为自己的文学生涯打下了一个辉煌的句号。他们在散文创作上亦均有建树，所作散文虽形式和风格迥异，但都文笔优美，感情真挚，富有诗意，是诗化的散文。勃洛克的散文多为政论和文评，他的《知识分子与革命》（1918）一文，满怀激情欢呼十月革命，本集所收的《天灾人祸之时》，是对 1905 年革命失败后俄罗斯文坛现状的绝望哀叹，作品充满象征，意蕴深邃，在痛苦和绝望的背后是对俄国文学未来的憧憬和对人民、祖国的希冀。所选阿赫马托娃的几篇散文，有的是考证，有的是回忆，有的是短评，但都表达出女诗人对她所仰慕和钦佩的艺术家、文学家的真挚感情。阿赫马托娃气度高雅，虽历尽坎坷，但始终超凡脱俗，特立独行，其文亦如其人，语言典雅，行文运思每每挥洒自如，大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的气度。

帕斯捷尔纳克是诗歌与小说的大家，作品构思新颖，用词冷僻，遣句复杂，且多奇特的比喻与联想，是又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但获奖却使他遭受厄运，一生中的最后两年在痛苦与孤寂中度过。他的两部最著名的散文体自传《旅行护照》和《人与事》已由翻译家乌兰汗和桴鸣译出。我从刘文飞同志译的《三诗人书简》中选了帕氏的四封书简收入本集。大家知道，半个多世纪前，欧洲三位著名诗人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之间，曾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通信史。他们的通信始于1926年4月，止于1926年底里尔克溘然长逝，共留下书简59余封。当时他们天各一方，终未谋面，但鸿雁传书，互诉心曲，谈诗歌，谈创作，谈人生与命运，谈痛苦，谈孤独，谈对对方的思念之情和爱慕之心。书简不仅文笔优美，而且感情真挚，扣人心弦，都是一篇篇绝妙的散文。这些鲜为人知、原本只属于他们的珍贵书简，尘封了半个世纪之后，才开始陆续披露于世，引起世界各国读者的莫大兴趣，我想我国读者也定会感兴趣的。《三诗人书简》中，还有不少相当精彩的茨维塔耶娃致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本集选有刘文飞译的女诗人致里尔克的书信。另有她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封长信，共有三部分，刘译只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实属可惜，于是请我的老同事苏杭编审将全信译出。同时他还选译了茨维塔耶娃不同时期给亲友的书简多封，我又从中选了三封一并收入本集。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中实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悲痛和孤苦，最后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因此她的诗感情深沉，富有自身遭际的悲剧性内涵。但她的内心世界却坦荡无尘，充满着炽烈的爱，她爱这个世界，爱俄罗斯，爱艺术，爱诗，爱周际她所有的亲朋挚友。她在孤独中写诗，却在艺术形式上刻意求新，无论在音韵、节奏、意象和句法上都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她在孤独中写信，却在信中迸发出炽烈的感情，她致里尔克的信，是投向隐居幽堡的里尔克晚年生活的一束阳光，唤起了里尔克身上残存的一丝激情。她爱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书信传达着他们诗化的

感情，交换着一种遥远而神圣的、崇高而纯洁的精神寄托。这样的书信本身就是一首散文诗，一篇诗化的散文。

以《第四十一》等戏剧作品闻名的拉夫列尼约夫，除了是个剧作家，还涉足惊险小说、讽刺小说、风情小说、心理小说等多种领域，亦发表有大量散文作品。他戏剧创作的主张是：尖锐的情节和情节的紧张发展，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语言对话功能。所以他的散文亦无“抒情”可言。我选了他的一篇讲演辞《我怎样工作》，除了可以了解他的文学创作主张和经验外，他对戏剧发展的一些看法，也许今天仍值得关注。

在俄罗斯文艺理论家中能文者不乏其人，这次我选了两位年高望重的文艺理论家的散文作品，一位是研究散文理论和俄国古典作家的权威什克洛夫斯基，一位是研究形式主义的权威金兹堡。什克洛夫斯基的回忆录式的、书信体的散文名篇《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爱洛绮丝第三》，半个多世纪前早已名闻遐迩，可惜国内一直未见介绍。作者巧妙地以书信的形式，通过回忆，抒发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诗化的哲理内容与哲理化的诗一般优美的散文形式水乳交融，令人叫绝。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全篇翻译，只能选译了部分最精彩章节。作品文字虽不晦涩，但并不好译，北京师范大学的邓理明同志自告奋勇，担当了此任。文艺理论家金兹堡一生致力于形式主义流派的形成、发展和影响的研究，其成果集中体现在她1979年出版的《关于文学主人公》和1987年问世的《现实探索中的文学》两部专著中。专著获得极高评价，使她成为1988年国家奖的得主。80年代以来，博学宏达、年逾古稀的金兹堡在报刊上陆续发表笔调清新的随笔体散文和独具见地的政论文章，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198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书桌旁的人》一书，发行量竟达十万册。著作第一部分为随笔，收录了作者自20年代到80年代的札记、随想、随笔和散文。随手所记，短则几百字，长则几千字，内容广泛，文字洗练，思想深邃，既有她与同时代许多著名作家的交往、交谈、她对他们的

评价、看法和印象，也有她对文学、诗歌、文艺理论、19 世纪俄国作家、外国作家等等的思索和见解。也限于篇幅，只从中选译了一小部分与读者见面。

最后我还选了诺索夫的两篇散文和列夫·托尔斯泰的长女苏霍津娜-托尔斯塔娅的几段回忆录。象诺索夫这一代作家中，应该说散文写得好的亦不少，如阿斯塔菲耶夫、索洛乌欣、邦达列夫，以及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卡扎科夫等，因篇幅关系，这次不能一一选到了。苏霍津娜-托尔斯塔娅并非文学家，但她写的回忆录《遥远的回忆》对其父托尔斯泰有生动有趣的描述，故亦入选，作为散文的一种形式介绍给读者。

这里要说明一点并向读者致歉的是，原本按我的想法，这卷散文集所收作品均为新选新译，但我选了 15 位作家、共 30 万字的作品、请际安、枕川、国维、理明等同志译完后交白桦时，他从与其他各卷的体例匹配上考虑，让我增至 20 位作家。我虽则从命，但时间上却出了问题，一来再选再译要花相当时间，其间又适逢喜得新居，平时坐惯写字台的一介书生，不得不干起打包、搬运、装修新居的体力活；乔迁刚结束，令世人瞩目的 25 届巴塞罗那奥运会又热热闹闹地开始起来，中国运动员接二连三地拿金牌，令我激动得再也坐不住了，干脆一门心思当起热心的观众来。这样，所增五位作家的作品只得从旧译中选了。

末了我想说，编选工作是项很艰难的事情，所借原版书岂止几十本，一本本细细读来，费时费力且不说，最主要的还是眼光和判断力，此时才深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之不足。因此本集中疏漏、不当，甚至错误之处定不可免，敬请读过拙编的读者、专家、学者提出批评意见。

目 录

塔·苏霍津娜-托尔斯塔娅 (1864—1950)	
遥远的回忆	郭家申 译 (1)
伊·蒲宁 (1870—1953)	
秋	戴 骋 译 (9)
雾	戴 骋 译 (14)
静	戴 骋 译 (20)
米·普里什文 (1873—1954)	
一年四季	叶尔湜 译 (27)
亚·勃洛克 (1880—1921)	
天灾人祸之时	寒 青 译 (57)
安·阿赫马托娃 (1889—1966)	
普希金与涅瓦河之滨	寒 青 译 (77)
阿梅蒂奥·莫迪利亚尼	寒 青 译 (87)
米哈伊尔·洛津斯基	寒 青 译 (96)
一切在他的支配之下	寒 青 译 (99)
忆亚历山大·勃洛克	寒 青 译 (101)
鲍·帕斯捷尔纳克 (1890—1960)	
书简四则	刘文飞 译 (106)
米·布尔加科夫 (1891—1940)	
回忆	娄 力 译 (123)

鲍·拉夫列尼约夫 (1891—1959)	
我怎么工作	寒 青 译 (130)
康·费定 (1892—1977)	
果戈理	寒 青 译 (150)
契诃夫	寒 青 译 (152)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	寒 青 译 (156)
玛·茨维塔耶娃 (1892—1941)	
书简四则	苏 杭 译 (167)
致莱·马·里尔克	刘文飞 译 (184)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1892—1968)	
珍贵的尘土	曹国维 译 (191)
砾石上的铭文	曹国维 译 (200)
发现世界的艺术	曹国维 译 (208)
维·什克洛夫斯基 (1893—1984)	
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选译)	邓明理 译 (222)
	陈 铮 校
伊·巴别尔 (1894—1940)	
开始	非 琴 译 (258)
瓦·卡达耶夫 (1897—1986)	
熟睡的人	石忱川 译 (264)
弗·纳博科夫 (1899—1977)	
精灵	石忱川 译 (286)
雷雨	石忱川 译 (289)
一则神话	石忱川 译 (292)
寄往俄罗斯的一封信	石忱川 译 (303)
海港	石忱川 译 (306)
利·金兹堡 (1902—1990)	
二三十年代的札记(选译)	寒 青 译 (315)
爱情对话录	寒 青 译 (341)

洛丽塔	寒 青 译 (345)
薇·凯特林斯卡娅 (1906—1976)	
暮，窗，人 (选译)	石忱川 译 (347)
奥·别尔戈利茨 (1910—1975)	
白天的星星	曹国维 译 (371)
永生的鲜花	曹国维 译 (379)
叶·诺索夫 (1925—)	
白鹅	李 颜 译 (385)
虹	李 颜 译 (390)
尤·卡扎科夫 (1927—1982)	
长喊	曹国维 译 (396)

洛丽塔	寒 青 译 (345)
薇·凯特林斯卡娅 (1906—1976)	
暮，窗，人 (选译)	石忱川 译 (347)
奥·别尔戈利茨 (1910—1975)	
白天的星星	曹国维 译 (371)
永生的鲜花	曹国维 译 (379)
叶·诺索夫 (1925—)	
白鹅	李 颜 译 (385)
虹	李 颜 译 (390)
尤·卡扎科夫 (1927—1982)	
长喊	曹国维 译 (396)

塔·苏霍津娜-托尔斯塔娅

(1864—1950)

塔季娅娜·苏霍津娜-托尔斯塔娅(1864—1950)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长女，也是她父亲的知心朋友，对托尔斯泰的生活情况相当熟悉，并对作家的创作有深刻的理解，父女俩可以说在精神上是息息相通的。列夫·托尔斯泰1910年去世后，她与母亲索菲娅·托尔斯塔娅(1844—1919)一起主持托尔斯泰著作的整理和出版工作，1923年，她又任其父托尔斯泰纪念馆馆长。1925年出国，1950年客死罗马。本集所选的《遥远的回忆》译自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塔·苏霍津娜-托尔斯塔娅回忆录》。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作家逸事来了解列夫·托尔斯泰的生活和创作情况，亦可以把它作为多姿多彩的外国散文的一种形式来鉴赏。

遥远的回忆

占 卜

这件事发生在父亲的晚年，当时他正在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

一次，我走进他的书房，看见他正在往桌子上摊牌。父亲为了休息或是思考一下写出来的东西，经常做占卜的游戏，但是他将牌摊好之后，仍然继续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他在心里估算：如

果占卜中了，他将这样做；如果占卜不中，那就要换一种方式做。

我知道他有这个习惯，于是问道：

“你正在想一件什么事吧？”

“是啊。”

“想什么呢？”

“是这么回事。如果占卜中了，聂赫留多夫就跟卡秋莎结婚；若是占不中，就不能让他们俩结婚。”

等父亲占卜完毕，我问他：

“结果怎么样了？”

“瞧，”他说，“占中了，但卡秋莎不能嫁给聂赫留多夫……”

接着他给我讲了普希金生活中的一段趣闻，是他的朋友麦谢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告诉他的。“有一次，普希金对公爵夫人说：‘您猜我的塔季娅娜最后怎么样了？她拒绝了奥涅金。这件事我万万没有料到。’”

“这就是说，”父亲说，“人物一经作家塑造出来，他便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再受作者的意志支配了。作者只能根据人物的性格行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卡秋莎和普希金的塔季娅娜只能根据自己的而不是作者的意愿行事的原因。”

“不过，”我寻思道，“要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来，必须得是普希金……或托尔斯泰才行。”

乏味的艺术

如果一幅画、一出戏、一本书将所有的细节都表现出来——通常会使人感到乏味的。

反之，如果作者只表现出作品的主要方面，把余下的部分留给观众或读者去想象，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在跟作者一起进行创造。

“要在艺术里得到真金，”父亲说，“必须搜集大量材料，然后再用批评的筛子加以筛选。”

父亲非常喜欢援引一句法国话：“请原谅我写得太长，我实在没时间写得短一些。”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那个时代谁也不会去制作富丽堂皇的布景。只需在一根柱子上标明该“布景”意味着什么就够了。谁能说当时这样做就影响了观众对剧目的欣赏，而不如按时代环境的要求，将当时所需用的每一件道具全搬上舞台更好呢。

父亲举出两种描写的例子：一种不好的，一种好的。

他从一部法国长篇小说中找出几页描写烤鹅的气味的段落。

“当然，”父亲说，“直到最后一页，鼻子里老闻到一股烤鹅的气味，但这是创造印象的真正方法吗？还记得荷马是怎样描写海伦的美丽的吗？‘海伦走了进来，她的美丽使老人们肃然起敬。’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但您从中可以看到，老人们在这种美的魅力面前也不禁肃然起敬。用不着去描写她的眼睛、嘴巴、头发等。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想象海伦的形象。但是每个人都感受着这种连老人们也不禁为之肃然起敬的美的力量。”

最后，父亲援引了伏尔泰的一句话：“乏味的艺术——就是把话说尽。”

农 夫

平时父亲总是穿着那件宽大的上衣，冬天出门时穿一件皮袄。他这样打扮为的是跟普通人更容易接近，使大家在跟他交往时感到彼此之间差不多。但有时候由于他的这身打扮也发生过一些误会，譬如就有过这样一件事。

土拉要上演《教育的果实》这出戏，说好是为少年罪犯教养院演出的，要我在剧里担任一个角色。我同意之后就经常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去参加排练。

有一次在排练的时候，看门人告诉我们，有一个人非要进来不可。

“是一个老农夫，”他说，“我对他说了，这儿不能进，可他偏

不听。我想，他一定是喝多了……告诉他这儿不是他来的地方……可是怎么跟他说也说不通……”

我们当即猜到那个农夫是谁了。使看门人很不高兴的是，我们吩咐他立刻放这个农夫进来。

几分钟之后，我们看见我父亲进来了，一面笑着说，因为衣服的关系，人们怎样瞧不起他。

比你还蠢吗？

年轻时我跟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一样，自视过高，目中无人，待人严，对己宽。父亲见此很不高兴。他决心以自己素有的委婉的方式纠正我的这个毛病。每次当我对人的品评过于轻率和肤浅时，父亲一般总要反问我一句。

“这个人真蠢。”我说。

父亲若无其事地说：“比你还蠢吗？”

当我谈到某个男人简直叫人无法忍受，谈到某个女人简直不象样时，父亲总是反问一句：

“比你还叫人无法忍受吗？比你还象样吗？”

我分明知道他责备的意味，但我不愿承认这一点，常常生硬地回答说：

“是的，比我还蠢，比我还叫人无法忍受，比我还象样。”

但父亲的话后来对我帮助很大。至今我还能记住这些话就是明证。

爸爸接受“茶钱”

从莫斯科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有二百公里。这段路程父亲有时候徒步行走。他喜欢步行。背上搭个口袋，长途跋涉，跟沿途流浪的人们结伴而行，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路上的行程一般需要五天。沿途食宿经常在车马大店或随便一个什么住处就便解决。如果赶上火车站，他便在三等车厢的候车室内歇歇脚。